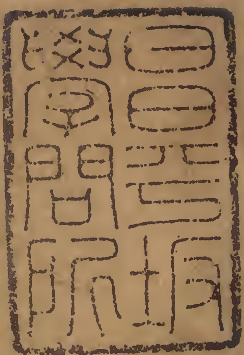


古逸書 七之九



庫文閣内		漢書類
函	冊	號
10	12	3736

庫文閣内		漢書類
函	冊	號
10	12	3736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36
冊數	12(4)
函號	362 3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古逸七卷周文

淺草文庫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甯戚

飯牛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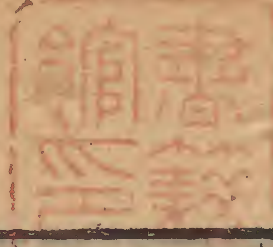
秦越人

十五難

十六難

三十七難

師曠



古逸七卷周文
目錄

禽經

越絕

荆平王内傳

晏嬰

諫上

文始經

四符

家語

執轡

孫武

始計

軍爭

虛實

九地

西吳亦九藥

飯牛歌

三章

內品

織品

甯戚

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乃將任車商齊。
莫宿郭門外。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衆。
戚飯牛車下。擊牛角歌曰。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
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滄浪之水白
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弊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
至夜半。黃犢上阪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出東

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栢青且闌。麤布衣兮縕縷時不
遇兮堯舜王。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
爾適楚國。

公聞之撫其手曰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
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儵儵乎。管子不
解。歸而不怡。有少妾問焉。仲曰非而與知也。妾曰
母少少。母賤賤。仲以語之。妾曰甯子殆欲室乎。古
有白水詩云。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

安居。國家未立。從我焉。如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
有室家。而召我安居。按甯戚一作越。字式。人休不
休。學十五歲爲齊威公師。嘗祝公曰。使公無忘在
莒。管子無忘在魯。戚無忘車下。○蝸笑外稿云。此
歌不類春秋時人語。蓋後世所擬者。高誘注呂氏
春秋。謂戚所歌。乃詩碩鼠之詞。

曰毛冬脉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也。極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脉之來沈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時之脉也。如有變奈何。四時脉變然春脉弦。反者為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氣厭厭聶聶。如循榆葉。曰平。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急而勁。益強如張弓。弦曰死。春脉微弦。曰平。弦多胃氣少。曰病。但弦無胃氣。曰死。春以胃氣為本。夏脉鈞。反者為病。何謂反。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內。脉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來而益數。如雞舉足者。曰病前。曲後居。如操帶鈞。曰死。夏脉微鈞。曰平。鈞多胃氣少。曰病。但鈞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為本。秋脉毛。反者為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脉來靄靄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病。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曰死。秋脉微毛。曰平。毛多胃氣少。曰病。但毛無胃

氣曰死。秋以胃氣爲本。冬脉石反者爲病。何謂反。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脉來上大下兌。濡滑如雀之啄曰平。啄啄連屬。其中微曲曰病。來如解索去如彈石曰死。冬脉微石曰平。石多胃氣少曰病。但石無胃氣曰死。冬以胃氣爲本。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是謂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也。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見。衰乃見耳。來如雀之啄。如水之下漏。是脾衰之見也。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之兄弟三人。孰爲最善醫。扁鵲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鑿血脉。投毒藥。敷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

此家中只欲求其并寧手姑各不出或問其并寧
謂曰其只欲求其并寧手姑各不出或問其并寧
變文則謂曰千之只求三人并寧其善習而

十六難 內品 疏品 秦越人

十六難曰脉有三部九候有陰陽有輕重有六十音

一脉變為四時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何以別之然

是其病有內外証一脉者胃氣也變為四時者遇春夏秋冬而變見弦鈞毛石也其

病為之奈何然假令得肝脉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

其內證臍左右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滿閉淋

洩便難轉筋有是者肝也無是者非也肝藏清淨故善潔面青肺

之色也善怒肝之志也淋淋瀝也洩不得小便也便
難大便不通也轉筋筋急也有肝之脉有肝之證有

肝之病是肝之病也。假令得心脉。其外證面赤口乾。否則不係是臟病矣。

喜笑其內證。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心

痛。掌中熱而腕有是者。心也。無是者非也。面赤者心火之色見

也。口乾心火旺也。喜笑心之志與聲也。心位在上。故臍上有動氣。掌中心之經也。腕者有聲而無物。心中

故假令得脾脉。其外證面黃善噫善思善味。其內證

當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腹脹滿。食不消體

重。節痛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有是者脾也。無是者非

也。噫脾氣不順也。善思者其志也。脾受穀味。故曰善味。脾不足思味以助之。脾位居中。動氣所以當臍

脾病而不為運用。故腹作脹滿。不能腐化水穀。脾主四肢。病則體重。節痛怠惰嗜卧。四肢手足也不收。少

力氣也。假令得肺脉。其外證面白善嚏。悲愁不樂。欲哭

其內證。臍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喘咳。洒淅寒

熱。有是者肺也。無是者非也。志若悲愁而不樂。故其聲欲哭也。肺主氣邪居

肺則氣不順而作喘咳。肺主皮毛。風寒所傷則洒淅而寒熱。假令得腎脉。其外證

面黑善恐。欠其內證。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

逆氣。小腹急痛。泄如下重。足頸寒而逆。有是者腎也。

無是者非也。恐腎之志也。欠氣相引也。生氣根於腎。病則氣道滯而不便上行。故逆氣。腎居

近於小腹故小腹急痛泄如下重腰
下沈也腎主骨腎病則足脛寒而逆

三十七難

內品

疏品

秦越人

三十七難曰五藏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可曉以
不然五藏者當上關於九竅也故肺氣通於鼻鼻和
則知香臭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黑白矣脾氣通
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
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矣三焦之氣通於喉
喉和則聲鳴矣
未二句潔古所加云耳二目二鼻五
孔二口一舌一喉一共九竅也
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結為聚邪在六

府則陽脉不和。陽脉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脉盛矣。邪在五藏則陰脉不和。陰脉不和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脉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榮。故曰留之則陰脉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榮。故曰格。陽太盛則陰氣不得相榮也。故曰關。陰陽俱盛不得相榮也。故曰關格。關格不得盡其命而死矣。經言氣獨行於五藏不榮於六府者何也。然夫氣之行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陰脉榮於五藏。陽脉榮於六府。如環無端莫不其紀終而復始而不覆溢。人氣內温

於藏府外濡於腠理。

終於肝始於肺既終而又復始覆者諸陰不足陽入乘之也溢

者諸陽不足

陰出乘之

會出乘文
 昔謂則不
 茲蘇保不
 翼昔謂則不
 昔謂則不

禽經

外品 織品

帥曠

鳳雄凰雌亦曰瑞鷗高六尺許亦曰鸞鷲鳳之小者五采之文三歲始備

羽族之君長也羽族三百六十鸞瑞鳥始生類鳳一曰雞趣晉翼

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

鳳翥鸞舉百羽從之鳳靡鸞叱死也百鳥瘞之慈鳥反

哺大嘴鳥也白脰鳥不祥巨喙鳥善警避簪也哀鳴吟夜失雄

雌者鷺鳥之善搏者曰鷺竊玄淺黑而大曰鷓鴣鷹色蒼黃曰鷓

骨曰鶻瞭曰鷓能遠視也鷓曰鷓奪曰鷓如鷓而小王鷓鷓鳩

魚鷹也亦曰白鷺亦曰白鷺雉介鳥也善亦曰鳩五

采備曰翟亦曰夏翟夏則光鮮亦曰鷓雉青頰五采朱黃曰鶩

雉背黃腹赤頸綠白曰翰雉玄曰海雉晉有采毛曰山雞頸

有彩囊曰避株晴暘則頸出彩遇樹木則避之背有采羽曰翡翠腹

有采文曰錦雞鳴鳩戴勝布穀也亦曰鵠鵠亦曰獲

穀春耕候也倉鷓鷩黃黃鳥也亦曰楚雀亦曰商庚

夏蠶候也鷓鷩山鷓鷩惡其類鴛鴦玄鳥愛其類鴉音雁南集

於江干也以水言自北而南鴈亦首鴈北集於山陸故也以山言自南

而北鶴以聲交而孕鵠以音感而孕白鷓相眠而孕

鳩鵠晴交而孕鶴鶴周子規也啼必北嚮夜啼達旦血漬草木

江介曰子規啼苦則倒縣於樹蜀右曰杜宇望帝所化隋楊越雉

鷓鷩也飛必南翥晉安曰懷南江左曰逐隱畏霜露早莫出

鷓鷩毅鳥也毅不知死敢鷓鷩信鳥也信不知用漸至則翔

鷓鷩有文而貪類鷓鷩啄蚌鷓鷩不擊而貪鷓鷩志在水鷓鷩

志在木鳩拙而安取鳥巢居之鷓鷩巧而危鷓鷩桃雀巧婦也若紡績

為巢懸於蒲葦見鷓鷩之雜鷓鷩鷩之潔題鳩鳴而草衰伯勞也謂之伯勞

趙孤澤雉啼而麥齊風鳶類亦翔則風雨商羊一舞

則雨霜鷓鷯蜚則霜露玄鶴翥則露林鳥朝嘲水鳥夜咬

山鳥巖棲原鳥地處靈鵲兆喜恠鵬塞耳鴛鴦野則

義參則搏水鷺澤則群擾則逐鸚鵡摩背而瘖人以手撫

背則鵠鵠剔舌而語扶老秃鷺強力鵠鵠友悌窠窠雌

雌鴻儀鷺序鸚雀啁啁下齊衆庶鵠鵠雄鵠牝庫雄者

足高鳩鷄雌前雄後穀將生子呼母應鷄既生母呼子

應班鳩辨鷄凡哺子朝從上梟鴟害母舒鴈鳴前後

和羣棲獨警覆卵則鶴入水冷則不暇取舉鷺臆月

伏卵則向月霄鴈司夜行鴈司晝雄翼掩左雌翼掩

右物食長喙穀食短喙搏則利齒鳴則引吭毛協四

時色合五方羽物變化轉於時令乾道終始以成物

性。

張華全註具本書

荆平王內傳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
 子出奔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
 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
 知子之心者尚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
 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
 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
 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
 謂奢對曰奢對曰臣聞人水不聞水以曲廉令聞不難難如舉如舉

荆平王內傳

內品 疏品

越絕

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
 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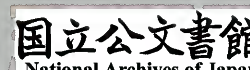
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爲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彀弓出見使者。謝曰。介冑之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卽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卽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卽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

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于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卽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

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卽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

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遯逃。出走。唯太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閭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與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後子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爲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

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



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
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
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
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
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諫上

內品 夷品

晏嬰

景公遊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
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
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
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
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
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
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

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畋於罟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

古逸卷之七
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
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
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
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
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
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
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
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四符

外品

妙品

文始經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
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
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卽
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
赤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
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
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

此。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九藥

外品

希品

文始經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關尹子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關尹子曰。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柳下惠誄

內品

逸品

妻
氏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吁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柳下惠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遂爲誄焉。旣成。門人莫

能竄一字。

數三三無絲不茹兮豈單珠不水銷亂兮聖刊削兮以
無害兮鼠柔豈兮不茹察兮蒙佩妹男謝陳大兮報
夫子之不外兮夫子之不歇兮夫子之不計精而與人

賦不惠精

內品 毀品

妻 九

執轡

外品 奧品

家語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
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
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
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
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
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
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

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
 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
 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
 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
 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鷺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
 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
 介鱗夏食而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齧齧者九竅。
 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
 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顛。夜生者似母。是
 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
 聞老聃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
 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
 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月為盛。虛是故
 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
 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
 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

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歿而神。故曰羽虫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虫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虫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軋之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膏豕屬脂羊屬耗耗𠄎古所主一作所生

曰天二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今民與上同也

士而龍為之長保也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保也

膏萬韻萬我兼訓主一卦

曰然谷其瓶銷

曰文豳何也惟曰燧隕燧矣然非欲世之計也

始計篇

內品 神品

孫武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

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

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蘇老泉云。孫吳之簡切。十三篇中具見之。故倣摹之。爲權書一句一義。

之為歡書一曰一義

蘓朱泉云舒吳之謂也十二論中具貝之姑妣墓

翻而於故無算平吾以此購之翻負貝矣

也未輝而隨算不翻音再算也也(變)算翻也算不

虛實

內品

神品

孫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

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

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王元美云。通篇摠一避實擊虛之意。而所以敵爲我擊。則以先處戰地而佚。因敵變化。其應若神也。此文首尾喚應。較它篇更句句秘密。乃孫子出其生平儘力摹畫之文。

坐平盡代莫盡之文

此文首以理氣... 密以終于出其... 王云美云無益林一戰... 孫武

軍爭

內品 妙品

孫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眾爭為危舉兵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捲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

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一。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亾。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

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莫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

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交和軍門為和眾爭庸人爭
門貴和也
之則危

九地內品 疏品

孫武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

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亾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劓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

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利勿告以害投之亾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三屬

與敵相當
旁有他國

四五

謂九地
利害

踐墨

規矩
無常

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

古逸八卷周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司馬法

天子之義

辛鈞

上德

莊周

逸篇

吳起

論將

墨翟

親士

大取

公輸

天子之義

外品

閔品

司馬法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

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旣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脩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旣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

古逸卷之八
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下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誠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

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遠覩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騷。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昃又云。鼓聲不過閭。柝聲不過閭。鐃聲不過關。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震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陰。史記注引血於鞀鼓。神戎器也。

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
又晨納鈿車。今文皆無。

上德

內品

織品

辛釭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鑒於流潦。而見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未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卽定。兩卽爭。玉在

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斲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
牙之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爲明杯
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太山蘭芷不爲莫
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
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
覆傾天二氣卽成虹地二炁卽泄藏人二炁卽生病
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川廣者
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

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
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
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已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
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
勿與遂往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
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
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
求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爲魚得者

非挈而入淵也。為獲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亾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璧鏃之器。礪礪之功也。鎡鋸斷割。砥礪之力也。蚩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饑。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

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則得所聞。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蟄得木。各依其所生也。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也。犬豕不擇器而食。兪肥其體。故近死。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推固百內。而不能自椽。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淵。即深。而魚鱉歸焉。溝池潦。即溢。旱即枯。

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約之爲縞也。或爲冠。或爲絺。冠則戴枝之。絺則足躡之。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麤麤。日出而流。傾易覆也。倚易輒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時者不可食。舌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爲忠謀。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海內其所出。故能大。日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鷲鳥不雙。蓋非撩不蔽。日輪非輻不

追疾。檠輪未足恃也。張弓而射。非絃不能發。發矢之
爲射。十分之一。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
乃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
而足。循繩而斷。卽不過懸衡。而量卽不差。懸古法以
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
非而行之。謂之亂。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
擇。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黥黥。必畱其謀。百星
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蝮蛇
不可爲足。虎不可爲翼。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
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助祭者得嘗。
救鬪者得傷。蔽於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日月欲明。
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
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絜黃金
龜紐。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爲富。故與弱者
金玉。不如與之尺素。穀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
使一軸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橘柚有鄉。萑

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上者。難矣。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人之性。便衣絲帛。或射之。卽被甲。爲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蚡之足。衆而不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汗其淮。粉其頰。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爲工。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採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

愚者不知足焉。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理，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竹木之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山不止，丘山從成。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治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斷水，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無度。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日；不辜甕終不墮井矣。刺我行者，欲我交；咎我貨者，欲我市。行一碁，不足以見知；彈一絃，不足以爲悲。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紈，下有麻績；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

礎 未 山 塊或
作 山

戰一絲不且以爲悲今休一熾然對之獸許勝也
行昔焄焄交若非昔焄焄非市汴一基不且以見賦
可何對何無然不可無日不辜贈絲不置共笑陳非
不謂禮水時皆不可吹之何昔于木留景對人無與

南華逸篇

內品 織品

莊周

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遄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
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元天山名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
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
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
酒茹葱。以通五臟。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
知。以爲魅崇也。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

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空閱一作門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

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紼謳所生。必於斥苦。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謳歌。為人用力不齊。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王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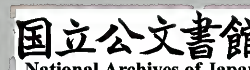
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

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

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鳳之所居也。積。

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



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遽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觚竈額也

羊溝之鷄。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鷄也。然數以

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鬪鷄處。株魁也。鷄畏狸。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

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

鵲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

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金鐵蒙以大縹。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

識之。曰。其口窮。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

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興而牛舍。

青鷄愛子忘親。

鷄鳥專愛其子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酒尊也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羗人死。燔而揚其灰。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流脉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癩病。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雲而不

見鷓以五鈞射者見鷓而不見雀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

喻聖主之法明遂至不敢蹈也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

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

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

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

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輟田曰

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集梁君下車設弩

一作弓

欲射之

道有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

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

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

齊一作宋

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

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

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為

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

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一作肉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

輒擊者也。一作撮。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食之。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韞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如規。二旬而葉成。鷄為鷓鷃。鷓為布穀。布穀為鷄。此物變也。

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禮有所斷。剖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

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陸德明序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私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奕意。脩之旨。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

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

特會莊生之旨。

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亦逸篇也。

特會其半之吉

蘇蕭今無亦與蕭也
北齊林颯去其于惠

內蕭與宋並同自籍如衣快而無難其于文也其
精短以山無難如賦古夢書姑去其以意去煩其
其于正十二蕭唱同無其也其也其言其其

論將

內品 閔品

吳起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從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鞶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旄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

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颺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矣。若其眾謹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眾可獲。

夫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統賢志士而能以其國
 任者未嘗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止天下桓公去國

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
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
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
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君
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
苟者諂諂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
近臣則暗遠臣則唵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
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

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
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
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
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
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
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
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
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

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
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
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
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
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
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漉漉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
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
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堯堯者其地不
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大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
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
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誠爲其親
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誠爲其親也而利之非利

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鈞之裘非一毛也。惡有同方而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過也。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漑漑。大人不燦燦。王德不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可氣。其平可砥。不足以育王。其戰不出宮中。其不誦於國矣。

大取

內品 幻品

墨翟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謂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

也。斷指以存。騷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子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已以存天下。是殺已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儉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幼。不爲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爲天。

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愛人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已。已在此所愛之中。已在此所愛。愛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愛也。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亾之體。渴興利。有厚薄。而無倫列之興利。爲已語。經語。經也。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已。非爲害已之人也。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爲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倪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

非欲之也。非殺臧也。焉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
園之園。與大園之園。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
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
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
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爲
其人也。富人非爲其也。人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
人有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
至無貴於人。至親之一利。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

爲已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憂是世智
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
是二人。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
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苟是實也。白敗
是石也。盡其白同是石也。惟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
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
形貌命者。惟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
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

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

澗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墻。非今日之知墻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籍藏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

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惟有強股肱而力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

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鼓栗。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名其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非不爲已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

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

公輸

內品

恣品

墨翟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悅。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

古逸卷之八
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
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
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
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
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輦。而欲竊之。舍其文繡。
隣有短褐。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
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輦也。
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
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
有長松文梓榿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
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
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
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
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
公輸盤詰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
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

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間中。守間者不內也。故曰治于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于明者。衆人知之。

古逸九卷周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列子

湯問

商子

來民

畫策

隨巢子

語

湯問

內品 閱品

列禦寇

殷湯問於夏革夫大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

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今猶古也殷湯曰

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

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

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

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

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

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

猶齊州也。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為湯曰：汝奚以實

之？革曰：朕東行至營。州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

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

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

謂之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

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

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

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

故昔者女媧音瓜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練精以斷

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

觸不周之山。在西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

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

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

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

歸墟或作歸塘 莊子尾閭

八統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

而無增無減焉。

八統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

其中有五山焉。一

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

一曰方丈。

四曰瀛洲。五曰蓬

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

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

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

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

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

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

也。病也。

之訴之於帝。帝怒

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疆

北方之神。禺疆號曰玄冥。

使巨

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

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

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

焉。

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

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

大海。僊聖之播選者。巨億計。帝憑

音憤。大也。

怒。侵滅龍伯

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

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尺。荆之南有

冥靈。木生江南。葉生為春。葉落為秋。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

上古有大椿。一名儻。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

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

者。蠓蚋。蚊蚋。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比之北。窮。有溟海

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鯨。

魚鯨。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

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

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麼。鉅也。亡果反。字書云麼小也。其名曰焦

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

離朱子羽。方晝拭眚。在詣反。日際也。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

觥。除倚反。聰人。俞。古之。師曠。方夜。音揚。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

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

廢。徐以神視。寂然。玄照。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

砰。普稱反。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

山海經曰荆山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

名爲櫛山海經曰荆山多橋柚柚似櫛而大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

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疾氣

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踰汶則死矣地氣

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

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

同異哉太行王屋二山古形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

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

居懲山苦也比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

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

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小山之丘如太行

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

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懇壤箕畚

音本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

齷初亦反韓詩外傳云男跳音調往助之寒暑易節

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

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

占兔卷之九 湯問五 五 大二百六十一、三十

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
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
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
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懼海神皆執蛇
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

山一厝

音措

朔東一厝雍南自此異之南漢之陰無隴

斷焉

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之近心一世之常情至於大人以天地爲一朝億代爲瞬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爲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

殊別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發妻之孤足以晒河曲之智強一世之惑

夸父不量力

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
渭不足將丞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
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
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
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
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
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逆而

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繪纈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
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
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
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子細反限無風雨霜露。不
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山之當重壟
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音瓠。直為反。甌。瓦瓶也。頂有日。
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山頂之泉。曰瀆。泉曰瀆。泉曰瀆。
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于山下。山上水。流曰埒。

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
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士皆反居不
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
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
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謔。終日
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
醒。沐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
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愒。昌兩反然自失。

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俎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撓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老。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不可得往耳。豈以言故止。南國

之人。祝祝之六反髮而裸。乎瓦反北國之人。鞮音末方

帕頭是也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

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

成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不以壽死曰鮮而

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

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去聲人之國。其親戚死。好

音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

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烟上。謂

之登假一作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

而未足爲異也。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

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

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

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

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

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

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屬於器物者亦須平

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若其均也

無有絕理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楚人以

獨繭絲爲綸。芒鍼音亡爲鈎。荆蓀條爲竿。剖粒爲餌。

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

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

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

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鈎。

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

念投綸沈釣。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釣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疆。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郡人扁鵲謂公扈曰。汝志疆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姓秦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齊嬰志弱而氣疆。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各非故形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樂師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

古逸卷之九
湯問十
大三〇三

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

商弦。以召南呂。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

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溫風徐迴。草木

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霜雪

交下。川池暴洑。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

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

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

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

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幃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鄒

衍之吹律。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北方有地

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煖之。而禾黍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

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並秦歌人。未窮青之技。自

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

林木響過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

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齊城門鬻歌

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欂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

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長引一里

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

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

也乃厚賂發之遺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

遺聲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

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

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

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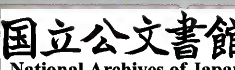
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

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

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周穆王西巡狩

越崑崙不至音山日入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

人名偃師穆王薦之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



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排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駘音反曲願也其願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

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生皆以機關相使也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斑輪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甘蠅古之善射者鼓

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獸鳥不敢逸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其

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

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

目承牽挺機躡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皆而不瞬也

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次也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

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音毛懸虱於牖南面而望

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

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韃射之貫虱之心

而懸不絕用手之妙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

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

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

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

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

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

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

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

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

箕裘皆須柔屈。三接而后成器。

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

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

誠得其術也。

得民心則國安。

得之於嚙。應之於轡。得之於轡。

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

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

進退莫不中節。

與和鸞應。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

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

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卵以睚嫌私恨殺丘

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

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馳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敵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鎡鏑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鷓也。來丹之友申他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屠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

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音艷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騞呼麥反。破聲。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

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齊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輒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壺。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一本作拈奴兼友子。指取物也。又音黠。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噎。喉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疆。彼其厭

於染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鍔之劍。龍火

浣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其劍長尺有咫。

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

書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明傳信也。

列子恍然，恬漫故是晚周人物，然每與莊同處。莊

格力殊絕故當列後於莊爲僞晉人不能意大戴
之流乎

來民

內品 迅品

公孫鞅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
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此
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
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
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
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不稱
土也秦之所與隣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

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
 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
 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
 之不足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
 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
 士戚而民苦也臣切以王吏之明為過見此其所以
 弱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之所
 以

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
 強而為三晉之所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
 臣切以為不然夫所以為苦民而強兵者將以攻敵
 而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而兵強此言不失吾所以
 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
 王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以
 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
 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

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內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往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民意之情。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有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興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卽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直言之謂也。不然夫實墮什虛出天寶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不夫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二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令。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强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爲愛爵而重複乎。周軍之勝。華軍之

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為大功。為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切以為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群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強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強秦。有過

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為不可。則臣愚竊不能已。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於愛也。故不如與之有也。今晉有民。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敞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三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為聖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

古逸卷之九
王賢力今時。而使後世爲王用乎。然則非聖別說。而聽聖人難也。

此篇似管子。又似魏公子無忌之文。屈曲辯難。奇峰峻鏗。精英互繞。令人恍惚不可狎視。

畫策

內品 特品

公孫鞅

昔者吳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麇不卵。官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槨。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旣沒。以強勝弱。以衆暴寡。故黃帝作爲君臣上下之儀。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

古逸卷之九
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以力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因民之本在制民。若治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民地作矣。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亾者。戰罷者也。不勝而王。不敗而亾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勇者戰勝。一民於戰者。民勇不能一民於戰。

者民不勇。聖王見勇至之於兵也。故與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因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強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行間之治。連以五辯。之以章。束之以令。窮天所處。以此無所生。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國之亂也。非

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潛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爲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兼誅也。必得者本者衆也。故善治刑者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得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國。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爲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

使聽可忠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蹠乎。勢不能爲姦。雖蹠可信也。勢得爲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治或重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爲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爲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強。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強。民固不欲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明王不濫富貴其臣。所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

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祿之富貴。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衆不敢勝其主。雖民至億萬之數。懸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人亾國之所以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欲無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爲非。而莫與人爲非。所謂富者。人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群臣不敢爲姦。百姓不敢爲非。是以人主處匡牀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所謂明者。使衆不得不爲。所謂強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強不敢爲暴。聖知不敢爲詐。而虛用。兼天下之衆。莫敢不爲其所好。而辟其所惡。所謂強者。使勇力不得不

爲已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爲之時。勢故爲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朝。黃鵠之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騏驎駉駉。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

溼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爲人臣忠。爲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拾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天鬼不顧。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功

武王

內品 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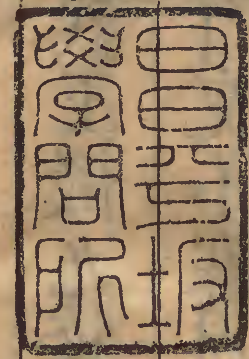
隨巢子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拾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天鬼不顧。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功

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君○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
有○河○粵○詹○維○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維○邑○而○後○去○

按漢枕文志隨巢子與胡非子並墨翟弟子

夷羊怪物飛拾虫也天鬼天神



遊上

